

冬天的果树

■曾正伟

深秋季节,各种水果都已进了地窖。树枝上,只剩下发黄的树叶。一场秋风袭来,果树抖落一身的婆娑,便被秋风推搡着进入了冬季。

此时的果树,首先迎来的是冬灌。篱笆墙本来就不周正,经水一泡,立刻就东倒西歪了。但因枝条相互关联着,篱笆墙并不会轰然倒塌。

入园的水也不会马上结冰,而是要停留一段时日。清澈的水面上,总是漂浮着一层褐色的树叶。“小雪”之后,水坨会逐渐变为一层冰凌。水一结冰,真正的冬季就到了。

这时的父亲,总是维系着古老的习俗。他总会将蒜瓣挂在树枝上,抑或将辣椒串挂在上面,最后挂上树的是玉米棒。远远望去,黄灿灿的玉米棒和火红的辣椒相互辉映。相隔几里

地,你也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。

但是,将辣椒串挂在果树上,也会遭遇一些意外。比如,鸟屎和灰尘会落在上面。说也怪,不知为什么,鸟儿专挑细软的树梢栖足。鸟儿落在树梢上,枝条便开始上下跳跃。为了保持平衡,鸟儿们常常会扇动两下翅膀。翅膀一闪,鸟屎就掉下来了。鸟屎不偏不斜地落在辣椒串上,父亲见了,就会将辣椒串挪到墙上的木钉上。

听说,果树冬天也会生长的。春夏两季,它们的个头一个劲地往上蹿;而到了秋冬,它的腰围就不停地加粗。地上细微的裂纹,就是果树生长所致。偶尔仰望树枝,你就会发现树枝上还残留着几片枯叶。尽管它已经被风干了,但依然随风飞舞着,仿佛一只会歌唱

的蝴蝶。看样子,这个冬季它们都不会掉下来了。

稀疏的树枝间透着风,果树便在时光里韬光养晦,蓄势待发。阳光明媚的午后,参差的树冠伸向天空,仿佛一丛迎接太阳黑子的触角;寒风凛冽的晚上,树干就像一个垂暮的老人,无声无息地遭受着雪花的侵袭。

清晨起来,大雪已经覆盖了大地。这样的天气,树下却人踪成蹊。孩子们约伙打雪仗,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。凛冽的风儿迎面拂来,皴裂了孩子们的脸蛋,但没人嚷嚷着要回家。果树仿佛知道雪花的金贵,从不轻易抖落它。偶尔,一阵风儿将它吹落,果树好像哆嗦了一下身子,就像人跺了一下脚。

第二天一早,树枝上就挂满了

晶莹剔透的雾凇。等到太阳出来,毛茸茸的白骨朵才会自然脱落。天地间,便升腾起一缕缕白雾,仿佛一夜之间迎来了两次春天。冬季的果树,就这样被淹没在密密麻麻的日子里。

春节来临时,果园的显眼位置总会贴满红红的“福”字。这些“福”字就像新郎官佩戴的胸花一样,成为一种标志性的风物。而满地的烟花碎屑,也为节日的果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待九尽之后,果园里的冰坨就会一天天融化。每当这时,父亲就说,该修剪果树了。于是,果园里到处树影晃动,人影绰绰。尴尬了一冬的果树,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春天。

腊月里来唱大戏

■马俊

腊月里,母亲开始准备过年的各种美食。年的味道呼之欲出,可我隐隐觉得好像缺点什么。直到有天放学,看到村里搭起了戏台,我才知道缺的是烘托气氛的年戏。别小看年戏,只要戏台上锣鼓一响,就像是大年初一的鞭炮声一样,浓浓的年味儿一下就四面八方涌了出来。

乡村戏台很简陋。木头、席子、篷布、绳子等七七八八的东西,经过搭台专业人士鼓捣一番,戏台就搭起来了。虽然没有缤纷的装饰,但在我眼里,戏台无异于华丽宫殿,因为上面将要上演王侯将相、才子佳人的故事,有时还会上演奇幻的神话传说。

到那时,戏台上有场景,有人物,有故事,还有酸甜苦辣,有悲欢离合。小小的戏台容纳了各色人等,浓缩了人间百态,生动而精彩。

我一边想象着去年看年戏的情景,一边飞快地往家跑,一进院便喊:“妈,咱村要唱大戏啦,戏台都搭好了!”母亲在屋子里应着:“早知道啦!”我听出她语气里有欣喜。我进了屋,发现邻居李婶和张婶也在,她们正在讨论唱大戏的事。

李婶笑呵呵地对我说:“明儿你早早去戏台下占地方,咱一起去看大戏!”我跳着脚说:“太好了,明天我们放假,能看一天戏呢!妈,你要给我买棉花糖和糖葫芦。”母亲嗔道:“人家看的是戏,你看戏是为了吃!”说实话,戏唱得好不好,我不太懂,就是喜欢唱大戏的气氛,觉得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盛会。全村人聚在戏台底下,那种热闹场面想想都觉得心潮澎湃。

戏开场了,戏台下挤满了人。男女老少,高矮胖瘦,黑白美丑,人人都朝着戏台望去。我总在想,如果从戏台上看台下的观众,是不是也是一道风景呢?

人们的表情各不相同:老年人多半在专注看戏,他们伸长脖子,眯起眼睛,有的因为专注嘴巴张着,很陶醉的样子;年轻人看戏就没那么专心了,他们好像把戏台下当成了约会地,与心上人一起看戏,醉翁之意不在戏,而在于彼此亲密地凑在一起;小孩子们则主要是为了玩,他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,戏台上有精彩场面才会吸引他们看一会儿。

戏台下有卖各种吃食的,瓜子、花生、棉花糖、糖葫芦,这些美味吸引着孩子们。戏台下,是欢乐的海洋;戏台上,是精彩的大戏。

乡村戏台上,演员的表演不见得水准有多高,但他们表演得都很认真。对于有天赋的演员来说,乡村戏台是他们成长的摇篮。他们表演到精彩处,会引来观众的阵阵叫好声。

亭台楼阁,闺房花园,水袖漫舞,莲步轻移,一个个美丽的故事被缓缓叙述。唱念做打,生旦净末,一个个鲜明的角色被生动演绎。戏台上的故事,教给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分辨善与恶,是与非。

腊月里来唱大戏,多年前人们用这样的方式迎接新年。如今娱乐形式越来越多,乡村戏台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但那精彩的乡间戏台,永远在记忆深处绮丽着,缤纷着。

磨刀匠

■薛雨青

小时候,在放学回家的路上,我们常在大街小巷看到剃刀磨剪子的手艺人。他们肩上扛一条长板凳,板凳的一头固定着两块一粗一细的磨刀石,另一头搭着个麻布袋,袋里装有锤子、钢铲、砂轮、水布等工具,凳腿上还拴着个小木桶。

“剃刀磨剪子哩!”一声声清脆婉转的吆喝声,不时在巷子的上空回荡。人们听到吆喝声便知道剃刀磨剪子的来了,纷纷从家中拿出一把把锈迹斑斑的剪子、一把把用钝了豁了牙的菜刀,交给磨刀匠修理。

主顾大多是女人,呼啦一圈围上来,七嘴八舌叽叽喳喳吵个不停。磨刀匠不慌不忙地将长条凳放下,从麻布袋里拿出砂轮、钢铲等工具,劈腿呈骑马状跨在凳子上。手捏捏刀背,眼眯着看看刀刃,计划着从何处起磨。

剃刀磨剪子的技艺很讲究,做活时先要看刀口,钢是软还是硬,硬的用砂轮打,软的用钢铲抢,最后用磨石磨。板凳一头的两块磨石各有用途,刀剪先要在粗磨石上扛,然后才能在细磨石上精磨。

磨刀匠边磨边往磨石上蘸水,待磨得差不多了,就用手指在刀锋上轻轻地刮一下,试试刀口是否锋利。一把钝口的菜刀,在磨刀匠的手里,只需一袋烟的工夫,就改变了面貌。

刀剪若用得太久,在粗磨石上磨之前还要先抢。磨刀匠用专用工具将刀剪口附近的钢铁刮下一层,以使刀口更加锋利。如果剪刀压轴



松了,他们也会根据用户要求换轴或是砸紧。

为了便于检验磨刀效果,磨刀匠常带有一大串布条,让顾客以此验证刀剪锋利程度,以及剪刀压轴的松紧是否合适。

平时剃刀磨剪子的活儿再多,磨刀匠也是不紧不慢地磨剪抢刀。他们是靠手艺吃饭的,干活全凭良心。

磨刀匠说:一把刀,半个钟头能磨快,三分钟也能磨快。只要磨刀时把刀稍微立起,就是和磨石的角度拉大一点,几下即成。但那样磨的刀,用上两三天就钝了。一把磨得好的刀,刀口是一条线,刀口上面有一条黑线。过去,年龄大点的师傅磨刀,轻易是不用砂轮的。用砂轮温度太高,钢性差的刀刃一经高温就软了,磨出来的刀不耐用。

磨刀匠大多是一些老汉和中年汉子。一年四季,他们风里来雨里去,走街串巷,辛辛苦苦才挣得几个养家糊口的血汗钱。他们起早贪黑,早出晚归。清早,匆匆吃一口干粮,扛着长板凳出门揽活。黄昏,伸伸酸胀的腰腿,拖着疲乏的身影,蹒跚着脚步走向回家的路。

在岁月的长河中,一代又一代的磨刀匠,伴随着“剃刀磨剪子”的吆喝声,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。随着时光的流逝,他们终将走向岁月的深处。儿时,那满大街“一人一长凳”的景象已不复存在,那曾经熟悉的的吆喝声正渐行渐远……

【放低】

大智若愚,真正的会处世者一定是收藏自己的锋芒。放低自我,于己无损,反而能收获别人的尊重。放低自我,能让家庭多些和睦,职场添些和气,社会增加和谐。而良好的家庭关系、职场气氛,又会愉悦辛苦忙碌的身心。

——刘桂华

【忆旧年】

虽然如今那种盼过年、临近年根儿偷偷数手指、一遍遍地翻日历牌的天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,但那脆响的爆竹、高挂的红灯笼、诱人的菜肴,仍使我对过年产生无限的向往,内心产生一缕缕暖意。

——王贵宏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雨】

一团团乌云悄悄地从后山卷过,在湛蓝的天幕上翻滚,犹如一块块巨大的花岗岩石,又如一头头张牙舞爪的巨兽。一阵风吹过,乌云堆积成一座小山,排山倒海地压向村子。太阳一下子缴械投降了,被乌云关了禁闭。一道电光像燃烧的鞭子抽向大地,一声惊雷在村子上空炸响,天崩地裂,整个村庄摇摇晃晃。

——张海强